

余嘉錫著

四庫提要辨證

一

中華書局

Z893

2

1

余嘉錫

蕭

四庫提要辨證 第一冊

中華書局

四庫提要辨證

(全四册)

余嘉錫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52 1/4 印張 8 插頁 915 千字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 冊

統一書號：17018·83 定價：5.90 元

出版說明

本書為余嘉錫先生的學術專著之一，它系統地考辨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乖錯違失，並對所論述的許多種古籍，從內容、版本到作家生平，都作了翔實的考證。著者寫作此書，前後經歷約五十年的時間，參閱了大量文獻資料。據書前自敍，這部二十四卷、共八十萬字的著作，是著者「一生精力所萃」，此書對於研究我國古代的歷史、文學、哲學及版本目錄等學，都極有參考價值。

著者曾於一九三七年七月排印了史部和子部未完稿十二卷。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後，著者又繼續寫作，並最後修訂全稿，成二十四卷，於一九五八年十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當時只印行了一千冊，數量很少，而需求甚廣。我們現在據一九五八年十月出版的本子，改正若干錯字，加以標點重排，以供研究者參考。

中華書局編輯部

右四庫提要辨證經部二卷，史部七卷，子部十卷，集部五卷，武陵余嘉錫季豫甫之所作也。嘉錫束髮受書，先君子自課之，先君子諱嵩慶，字子激，光緒丙子進士，以戶部主事出爲河南知縣，官至湖北候補知府。著有鉛芳仙館詩詞鈔、借酒集、豆蔻瑣議諸書，稿藏於家，多爲日寇所燬。常坐之案頭，口授章句，五經、楚辭、文選既卒業，卽命觀四史、通鑑，學爲詩古文，不令習時藝也。嘉錫頗知嗜學，發籠中書盡讀之，目爲之眚。小子狂簡，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年十四，作孔子弟子年表，讀郁離子，好之，效其體著書數萬言；十六歲注吳越春秋，然於學問之事，實未有所解。閱張之洞書目答問，駭其浩博，茫乎失據，不知學之所從入，及讀其輶軒語曰：「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卽略知學問門徑矣。」不禁雀躍曰：「天下果有是書耶！」聞請於先君子，爲道其所以然，意欣然嚮往之，遂日求購讀。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年十有七矣，先君子以事于長沙，始爲購得之，則大喜，窮日夜讀之不厭。時有所疑，輒發篋陳書考證之，筆之上方，明年遂錄爲一冊，此余從事提要辨證之始也。爾後讀書續有所得，復應時修改，密行細字，冊之上下四周皆滿，朱墨淋漓，不可辨識，則別易一稿。如此三十餘年，積稿至二十餘冊，自期以沒齒乃定，故未嘗出以示人。歲在辛未（一九三一年），忽慨然動念，懼其放失，始發憤銓次先後，刪除重複，編爲目錄，合經史子集四部，凡得七百餘篇。其間尚多少作，見聞不廣，讀之令人慚，遂以暇時，稍加改治，手自繕錄。然迫於講課，擾於人事，或

十許日不能終一篇，輒復投筆歎息。自念平生於經部所得不深，集部自肇肇數十家外，可傳者少，其書汗牛充棟，讀之未徧，未易妄加論定；惟史、子兩部宋以前書未見者少，元、明以後，亦頗涉獵，因就兩部芟定之，舊稿以外，復有增益。至一九三七年六月甫經寫出十之五六，忽又因病輟業。七月盧溝橋事變起，日寇侵入北京，人益困頓憂苦，殆岌岌不可終日。自念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世變日亟，馬齒加長，懼亡佚之不時，殺青之無日，乃取史、子兩部寫定之稿二百二十餘篇排印數百冊，以當錄副。爾後續有修改增益，寢寢加多。從一九三七年直至一九五二年，十五年之間復先後寫定經部稿六十餘篇，集部稿百餘篇，史、子兩部稿百餘篇，凡二百六十餘篇。蓋自初讀提要以來，五十餘年之久，惟此二十餘年治之最勤。然中間三次大病幾死，至今手足尚時時麻痹不仁，意志雖勇，欲續有述作，而精力就衰，不足以副之矣。是以曠日持久，而其所成就者如是其少也。猶憶革命勝利以後，一九四九年之冬，以考證東林點將錄及天鑒錄二書用思過度而罹疾，病劇之時，第覺病榻之前後左右所陳列者莫非書也。迨病愈，而考索愈力，未及終篇，忽轉爲風痹，卧床數月始愈。自是以後，精神疲頓，雖發憤撰述，早興夜寐，手自抄錄，但以右臂麻痹，手顫作書不易，往往經一月始成一篇。至一九五一年秋，寫元和姓纂提要辨證稿成，忽跌損右股，轉成癱瘓，腦力益衰，遂不復能有所述作矣。每念及此，輒爲之神傷。自顧平生無用世材，惟以著書

爲事，此稿既爲一生精力所萃，於他人或不無裨益，未可任其廢置，因重加編定，取其成稿四百九十篇，依四庫提要原書目次排列，彙爲一書，以就正於當世。儻蒙告之以所聞，而匡其不逮，則是區區之願也。

聞嘗論之，乾、嘉諸儒於四庫總目不敢置一詞，間有不滿，微文譏刺而已。道、咸以來，信之者奉爲三尺法，毀之者又頗過當。愚則以爲提要誠不能無誤，然就其大體言之，可謂自劉向別錄以來，纔有此書也。別錄亡矣，今其存者，八篇而已。班固嘗稱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又云劉向司籍，辨章舊聞。夫取經傳九流百家而辨章之，又從而撮取其指意，豈易言也哉，非博通如向，不足以辦此。向子歆繼父之業，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今觀諸書所引，已不能如別錄之詳，若固之藝文志，特七略之要刪耳。其後荀勗、李充之徒，代有簿錄。王氏七志、阮氏七錄，又復繼軌向，歛然隋志率譏其不述作者之意，淺薄不經。蓋著錄之事，如此其難也。唐元行沖等撰羣書四錄，同時修書學士毋隈已議其不能精悉，今遂隻字弗傳。宋之崇文總目，多所謬誤，晁公武語。復殘闕失次。晁氏讀書志、陳氏解題，粗述厓略，鮮所發明。楊士奇以下，又不足算也。今四庫提要敍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澑以別，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羣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

故曰自別錄以來，纔有此書，非過論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鉅矣，用亦弘矣。雖然，古人積畢生精力，專著一書，其間抵牾尚自不保，況此官書，成於衆手，迫之以期限，繩之以考成，十餘年間，辦全書七部，舊要二部，校勘魯魚之時多，而討論指意之功少，中間復奉命纂修新書十餘種，編輯佚書數百種，又於著錄之書，刪改其字句，銷燬之書，簽識其違礙，固已日不暇給，救過弗遑，安有餘力從容研究乎？且其參考書籍，假之中祕，則遺失有罰，取諸私室，則藏弃未備，自不免因陋就簡，倉卒成篇。故觀其援據紛綸，似極賅博，及按其出處，則經部多取之經義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經籍考，卽晁、陳書目，亦未嘗覆檢原書，無論其他也。及其自行考索，徵引羣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兩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頃堂書目，已憚於檢閱矣。甚至顏叔秉燭，不知出於毛傳；見蒙求集注提要。蜺稱縊女，不知出於爾雅；見異物彙苑提要。作論衡之王仲任，不知有傳在後漢書，撰家訓之顏之推，不知已見於北齊史；馬遷之史記，謬謂嘗采陸賈新語；胡廣之拾遺，未覺全抄困學紀聞；於習見習聞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復何待言。顏之推曰：「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家訓勉學篇。此雖名言，其實難副。然董遇謂「讀書百徧，而義自見」，魏志王朗傳注固是不易之論。百徧縱或未能，三復必不可少。四庫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見之書。而纂修諸公，細

於時日，往往讀未終篇，拈得一義，便率爾操觚，因以立論，豈惟未嘗穿穴全書，亦或不顧上下文理，紕繆之處，難可勝言。又總目之例，僅記某書由某官採進，而不著明板刻，館臣隨取一本以爲卽是此書，而不知文有異同，篇有完闕，以致提要所言，與著錄之本不相應。如宗懷荆楚歲時記，提要所據爲漢魏叢書本，而四庫所收，則寶顏堂秘笈本也。儻取全書細校，類此者固當不乏。顧千里嘗言，板本之異，夏若徑庭，不識其爲何本，則某書之爲某書，且或有所未確，烏從論其精粗美惡。思適齋文集卷十二石研齋書目序惜乎纂修諸公，未能解此也。昔遷固修史，必撰自序，劉向校書，亦條篇目。既標宗旨，復便檢閱，歷世相承，莫之或易。而四庫續寫，苟欲殺青，遂刪除序目，取便急就，及作提要，未窺原本。故或連篇累牘，皆舊序之陳言；或南轅北轍，乖作者之本意；或有此篇，而謂酒誥俄空；或無此事，而忽無的放矢。此雖寫官之失職，然而校讐之謂何。若夫人名之誤，移甲就乙；時代之誤，將後作前；曲解文義，郢書燕說；謬信譎言，榛楓勿翦；余已逐條駁正，不假一二談也。案乾隆三十八年諭旨云：「朱筠奏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若悉放劉向校書序錄，未免過於繁冗。應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旨彙括，總敍厓略，用便觀覽。」見總目卷首然則高宗初意本不責以錄略之體，及諸臣承詔撰述，遂能鉤玄提要，旁引羣書，加以考證，原原本本，動至數百言，不肯以彙括厓略塞責，可謂通知著作之義矣。今庫本所附提要，雖不及定本之善，以視

崇文總目，固已過之。其後奉旨編刻頒行，乃由紀昀一手修改，考據益臻詳贍，文體亦復暢達，然以數十萬卷之書，二百卷之總目，成之一人，欲其每篇覆檢原書，無一字無來歷，此勢之所不能也。紀氏恃其博洽，往往奮筆直書，而其謬誤乃益多，有並不如原作之矜慎者。且自名漢學，深惡性理，遂峻詞醜詆，攻擊宋儒，而不肯細讀其書。如謂朱子有意抑劉安世，於名臣言行錄不登一字，而不知原書採安世言行多至二十二條。據文津閣本。謂以呂惠卿之姦詐，與韓、范諸人並列，而不知書中並無呂惠卿。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講學之家，終不引以爲氣類，故慶元黨禁遂削其名，而不知萬里實於孝宗時乞祠不復出，並無因黨禁罷官之事。謂孔平仲不協於程子，講學家百計排詆，終不能滅其著述，此條實贊詆朱子，見珩璜新論提要。而不知朱子實未嘗詆平仲，且文集中有孔毅父談苑跋，於其著述，護惜甚至。謂唐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爲朱子所論罷，蓋以陳亮之誣構，周密齊東野語所載甚明，見帝王經世圖譜提要。而不知密之所載，與朱子按狀皆不合，其說得之傳聞，無一可信。夫其於宋儒如此，則其衡量百家，進退古今作者，必不能悉得其平，蓋可知也。然而漢、唐目錄書盡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爲讀書之門徑，學者捨此，莫由問津。一二通儒心知其謬，而未肯盡言，世人莫能深考，論學著書，無不引以爲據，提要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鮮有能自出意見者。逮至近代，高明之士，自持其一家之說，與提要如冰炭之不相

容，遂厭薄其書，漫以空言相詆毀，亦未足以服作者之心也。余治此有年，每讀一書，未嘗不小心以玩其辭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於搜集證據，推勘事實，雖細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權衡審慎，而後筆之於書，一得之愚，或有足爲紀氏諍友者。然而紀氏之爲提要也難，而余之爲辨證也易，何者？無期限之促迫，無考成之顧忌故也。且紀氏於其所未讀，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則惟吾之所趨避。譬之射然，紀氏控弦引滿，下雲中之飛鳥，余則樹之鵠而後放矢耳。易地以處，紀氏必優於作辨證，而余之不能爲提要決也。夫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柳子厚好讀國語，乃能作非國語，蓋必與之相習，然後得其要害也。余之略知學問門徑，實受提要之賜，逮至用力之久，遂倚摭利病而爲書，習慣使然，無足怪者。然往往草創未就，旋覺其誤。傳曰：「三折肱，然後知爲良醫。」余之爲醫弗良，而其折肱也屢矣，尚望世之讀者，勿徒以詆訶古人爲余罪，而能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使我得有所啓牖，則余之厚幸也。

一九五四年十月，余嘉錫序，時年七十有一。

四庫提要辨證序錄

卷一

經部一

易類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

周易正義十卷魏王弼 晉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疏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

易類二總目卷二

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宋劉牧

易類三總目卷三

易變體義十二卷宋都絜

淙山讀周易記二十一卷宋方實孫

周易集說四十卷宋俞琰

周易象義十六卷宋丁易東

四庫提要辨證 序錄

易類五總目卷五

三

周易象旨決錄七卷明熊過

三

易類存目一總目卷七

三

方舟易說二卷宋李石

三

易類存目三總目卷九

三

易論無卷數 清徐善

三

書類一總目卷十一

三

書集傳六卷宋蔡沈

三

尚書精義五十卷宋黃倫

三

尚書集傳或問二卷宋陳大猷

三

書類二總目卷十二

三

書蔡傳旁通六卷元陳師凱

三

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漢伏勝

三

書類存目二總目卷十四

三

尚書引義六卷清王夫之

三

詩類一總目卷十五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陸璣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宋蔡卞

詩補傳三十卷宋范處義

詩集傳八卷宋朱熹

毛詩講義十二卷宋林岳

詩類二總目卷十六

詩經稗疏四卷清王夫之

三家詩拾遺十卷清范家相

詩類二附錄總目卷十六

韓詩外傳十卷漢韓嬰

詩類存目一總目卷十七

詩傳一卷明豐坊

詩說一卷明豐坊

毛朱詩說一卷清閻若璩

- 禮類一總目卷十九
周官義疏四十八卷清乾隆十三年御定
禮類三總目卷二十一
月令解十二卷宋張處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元陳澔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宋傅松卿
禮類四總目卷二十二
禮書一百五十卷宋陳祥道
春秋類一總目卷二十七
春秋比事二十卷舊本題宋沈棐
孝經類總目卷三十二
孝經正義二卷唐玄宗注 宋邢昺疏
卷二
經部二
五經總義類小序總目卷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總目卷三十三

卷一

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元朗

卷二

六經奧論六卷舊本題宋鄭樵

卷三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宋孫奕

卷四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日本山井鼎

物觀

卷五

四書類一總目卷三十五

卷六

孟子正義十四卷漢趙岐注

舊本題宋孫奭疏

卷七

小學類小序總目卷四十

卷八

小學類一總目卷四十

卷九

爾雅注疏十一卷晉郭璞注

宋邢昺疏

卷十

釋名八卷漢劉熙

卷十一

匡謬正俗八卷唐顏師古

卷十二

埤雅二十卷宋陸佃

卷十三

小學類二總目卷四十一

卷十四

急就章四卷漢史游

卷十五

說文繫傳考異四卷附錄	一卷清汪憲	一三
重修玉篇三十卷	梁顧野王	一四
干祿字書一卷	唐顏元孫	一五
五經文字二卷	唐張參	一六
九經字樣一卷	唐唐玄度	一七
古文四聲韻五卷	宋夏竦	一八
龍龕手鑑四卷	遼僧行均	一九
漢隸分韻七卷	不著撰人 今考定爲宋馬居易撰	二〇
古音駢字一卷	明楊慎	二一
續編五卷	清莊履豐 莊鼎鉉	二二
隸辨八卷	清顧萬吉	二三
小學類三總目卷四十二		二四
重修廣韻五卷	宋陳彭年 邱雍	二五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	宋毛晃 毛居正	二六
小學類存目一總目卷四十三		二七
續千文一卷	宋侍其良器	二八